

勿忘初心·方得始终

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

看透人间的悲喜与繁复，遇上最好的自己

张晓风

Zhang Xiaofeng

著

张晓风人生美文全彩典藏

# 你不能 要求简单的 答案



# 你不能要求 简单的答案

张晓风／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  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/ 张晓风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8

(张晓风温暖三部曲)

ISBN 978-7-5360-7623-5

I. ①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76032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策划编辑：詹秀敏

责任编辑：陈宾杰 李 谓 王铮锴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绘图：Starry 阿星

封面设计： 公介 | SJIE  
设计 | DESIGN

---

书 名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

NI BUNENG YAOQIU JIANDAN DE DA'AN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 1 插页

字 数 152,000 字
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6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序  
馥郁

—

我们在街上走，我，和陈妈妈。

这是个小城，因为新兴的小商场而有几分热闹和喜气。这小城名叫义乌，位于浙江。陈妈妈其实是我母亲的朋友，但这次，母亲因身体不好，扭了腰，临时由我丈夫陪同回台湾去了，于是陈妈妈热心要陪我完成义乌之行，陈妈妈其实人住南京。

“晓风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这里，有了你这个人的呀！”

“不是的，陈妈妈，”我分辩，“你记错了，我是在金华出生的。”

“我不是讲出生，我是说，你是在这里怀上的。”

我一时惊愕，呀，原来我有生之初，竟是在这个小城啊！跟老人聊天真好，他们一开口就是故事。

陈妈妈是陈颐鼎将军的夫人，而父亲是陈将军的下属，却也是很相投的朋友。

陈妈妈的话让我敬畏不敢吐一词。啊！义乌，义乌，在我无知无识尚为胎苗的当年，我也曾转借母亲的血脉饮你的井水，吃你的米粮，呼吸你的清风，感知战争中的人与人的相恤相存。

一路想下去，在炸弹如天雨的浇灌下，我一面流浪，一面长大，一路走过的城市是：金华、建阳、重庆、南京、柳州、广州。八岁那年我和中土道别，漂洋过海赴台湾，行前最后一站，便是广州。

生死契阔，等我再一次回神定眸看广州，已是四十年后的事了。啊，小小的我，当年，曾走过多么长的路啊！

## 二

一九四九年，父亲在战场上，打一场或胜或败，都是悲剧的战争。而母亲和我们五个小孩在广州等船。租了间房子，在中山大学对面的巷子里，是一栋楼房的底层，我们很兴奋，因为童蒙和无知——其实，那时候，每一天，每一时，我们都可能成为无父的孤儿。

战局无妨于广州中山公园里胭红的木棉朵朵飘坠，八岁的我忙忙碌碌地去接捧，而蓝天，在其上悠悠然地俯察人世。

新剥出来的芒果是多么香多么甜啊，这奇特的馥郁，我以前都没尝过。我那时不懂，这块地面，跟我以前住过的地方是不同的，这里是南方，南方，在诗中也叫“炎方”，是丰饶和美好的同义词，是阳光特别慈仁垂顾的“特区”。

客中岁月，说不尽的好，黄花岗上有充满启示的故事，爱群酒家有江景可看，有美食可吃。满街走着穿着黑色衣服的人，他

们说，那料子叫“香云纱”。我们有亲戚，也在等船，他们住的地方叫“沙河”，我也去他们家住了一个礼拜，我一直好奇，好吃的沙河粉，是不是就是在沙河做出来的呀？

有一次，我自己一人上街，在马路边看到一间“桂林米粉”店，门口贴着价目，摸摸口袋里的钱刚好够吃一碗，于是，大着胆子走进去，他们也把我当小客人好好招呼。米粉端来，真是好味道，我觉得比家里的食物好吃多了！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小小的叛离和出走——在食物方面。

### 三

一九八九年开放返乡以后，我走过广东许多城市，从广州、深圳，到韶关，加上顺德、东莞、佛山、三水、惠州、开平……计划中还想去中山、肇庆、潮州、梅州……

我对广东和广东人好奇，这个负山面海，而海岸线又最最绵长的地方。这既向全世界开放的、也无私地收容了我这小小孩童的逃劫生涯的古穗城。

很高兴可以在这城市中的花城出版社出书，这城于我曾是快乐的充满馥郁果香的“讶异之城”，而今，六十多年后，仍是。不同的是，我也想提供一份书的馥郁，持赠回报给这城。

是为序。



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

的  
答  
案

你  
不  
能

要  
求  
简  
单

## 目 录

Content s



# 生命，以什么 单位计量

我在 / 002

生命，以什么单位计量 / 010

情怀 / 013

只因为年轻啊 / 025

有求不应和未求已应 / 039

高处何所有

——赠给毕业同学 / 045

比讲理更多 / 048

待理 / 050

鼻子底下就是路 / 053

劫后 / 057

有些人 / 062

## 戈壁酸梅汤 和低调幸福

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/ 068

生活赋 / 073

一只丑陋的狗 / 078

找个更高大的对手 / 080

行道树 / 090

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 / 102

垃圾桶里的凤梨酥盒子 / 106

一只公鸡和一张席子 / 109

一双小鞋 / 112

发了芽的番薯 / 115

半盘豆腐 / 117

买橘子的两种方法 / 119

路边的餐盘 / 122

口香糖、梨、便当 / 125

圈圈叉圈法 / 129

如果你想卖我一把茶壶 / 132

皮，多少钱一片 / 135



第二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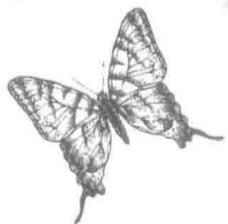
## 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

- 有个叫“时间”的家伙走过 / 140  
正在发生 / 142  
年年岁岁岁年年 / 145  
没有痕迹的痕迹 / 151  
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/ 154  
不识 / 156  
我有 / 162  
回头觉 / 167  
盒子 / 170  
月，阙也 / 173  
想要道谢的时刻 / 178

## 你不能要求 简单的答案

- 我喜欢 / 182  
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/ 192  
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/ 196  
无忌 / 208  
我恨我不能如此抱怨 / 211  
谁敢 / 217  
林中杂想 / 220  
遇见 / 230  
我的幽光实验 / 233  
我知道你是谁 / 245  
幸亏 / 254  
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/ 260  
我有一个梦 / 266





我在

记得是小学三年级，偶然生病，不能去上学。于是抱膝坐在床上，望着窗外寂寂青山、迟迟春日，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凄凉。当时因为小，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因由，但那份痛，却是记得的。

为什么痛呢？现在才懂，只因你知道，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，而你偏不在，于是你痴痴地想，他们此刻在升旗吗？他们在操场

上追追打打吗？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？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不管是好是歹，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！一起挨骂挨打都是好的啊！

于是，开始喜欢点名，大清早，大家都坐得好好的，小脸还没有开始脏，小手还没有汗湿，老师说：

“×××”

“在！”

正经而清脆，仿佛不是回答老师，而是回答宇宙乾坤，告诉天地，告诉历史，说，有一个孩子“在”这里。

回答“在”字，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。

然后，长大了，不必被点名了，却迷上旅行，每到山水胜处，总想举起手来，像那个老是睁着好奇圆眼的孩子一样，回一声：

“我在。”

我在，和“某某到此一游”不同，后者张狂跋扈，目无余子，而说“我在”的仍是个清晨去上学的孩子，高高兴兴地回答长者的问题。

其实人与人之间，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，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是基于我“在”这里，刚好，你也“在”这里的前提？一切的爱，不就是“同在”的缘分吗？就连神明，其所以为神明，也无非由于“昔在、今在、恒在”，以及“无所不在”的特质。

而身为一个人，我对自己“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”感到另一种可贵，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，单独看，毫无意义，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，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。天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浩浩莽莽的无限，而我是此时此际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觉。

有一年，和丈夫带着一团年轻人到美国和欧洲去表演，我坚持选崔颢的《长干行》作为开幕曲，在一站复一站的陌生城市里，舞台上碧色绸子抖出来粼粼水波，唐人乐府悠然导出：

君家何处住？

妾住在横塘。

停船暂借问，

或恐是同乡。

渺渺烟波里，只因一错肩而过，只因你在清风我在明月，只因彼此皆在这地球，而地球又在太虚，所以不免停舟问一句话，问一问彼此隶属的籍贯，问一问昔日所生，他年所葬的故里。那年夏天，我们也是这样一路去问海外中国人的隶属所在啊！

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到香港教书，翌日到超级市场去

买些日用品，只见人潮涌动，米、油、罐头、卫生纸都被抢购一空。当天港币与美金的汇率跌至最低潮，已到了十与一之比。朋友都替我惋惜，因为薪水贬值等于减了薪。当时我望着快被搬空的超级市场，心里竟像疼惜生病的孩子一般地爱上这块土地。我不是港督，不是黄华，左右不了港人的命运。但此刻，我站在这里，跟缔造了经济奇迹的香港的中国人在一起。而我，仍能应邀在中文系里教古典诗，至少有半年的时间，我可以跟这些可敬的同胞并肩，不能做救星，只是“在一起”，只是跟年轻的孩子一起回归于故国的文化。一九九七年，香港的命运会如何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曾有一个秋天，我在那里，不是观光客，是“在”那里。

旧约《圣经》里记载了一则三千年前的故事，那时老先知以利因年迈而昏聩无能，坐视宠坏的儿子横行。小先知撒母耳却仍是幼童，懵懵懂懂地穿件小法袍在空旷的大圣殿里走来走去，然而，事情发生了，有一夜他听见轻声呼唤：

“撒母耳！”

他虽渴睡却是个机警的孩子，跳起来，便跑到老以利面前：

“你叫我，我在这里！”

“我没有叫你，”老态龙钟的以利说，“你去睡吧！”

孩子去躺下，他又听到相同的叫唤：

“撒母耳！”

“我在这里，是你叫我吗？”他又跑到以利跟前。

“不是，我没叫你，你去睡吧。”

第三次他又听见那召唤的声音，小小的孩子实在给弄糊涂了，但他仍然尽快跑到以利面前。

老以利蓦然一惊，原来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原来他不是小孩子梦里听错了话，不，他已听到第一次天音，他已面对神圣的召唤。虽然他只是一个稚弱的小孩，虽然他连什么是“天之钟命”也听不懂，可是，旧时代毕竟已结束，少年英雄会受天承运挑起八方风雨。

“小撒母耳，回去吧！有些事，你以前不懂，如果你再听到那声音，你就说：‘神啊！请说，我在这里。’”

撒母耳果真第四度听到声音，夜空烁烁，廊柱耸立如历史，声音从风中来，声音从星光中来，声音从心底的潮声中来，来召唤一个孩子。撒母耳自此至死，一直是个威仪赫赫的先知，只因多年前，当他还是稚童的时候，他答应了那声呼唤，并且说：“我，在这里。”

我当然不是先知，从来没有想做“救星”的大志，却喜欢让自己是一个“紧急待命”的人，随时能说：“我在，我在这里。”